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一至七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王家楨

誠齋集卷七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奏劄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恩命劄子

具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其再辭召命乞在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係太上皇帝宮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宫任便居住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涕交零跼蹐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老而志衰賜第紹興之年將閱時於四紀就列淳熙之旦俾奉帙於重明仰憖三聖之恩莫效萬分之報晚嬰沈痼力請退休逢天地之重開須走趨之一節政坐有採薪之疾洊辭不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敢意上聖昇矜下臣謂其太上儲隸之餘念兹貞元朝士之舊超出次對因任真祠招虞人以旌已寛不至之戮持從臣之槖更冒

非常之榮近比絶無蹤等是懼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外宫觀差遣一次其不勝惶懼懇廹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臣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葢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禄已

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溼臟月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禄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君父敢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稍減災疾大輕萬一餘生未填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困發中哀涕交下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公劄

其皇恐輒有迫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其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葢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令叨食厚禄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災生入夏感溼臓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禄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其引年仍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其不勝懇迫祈望之至

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縁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於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㫖不允聖恩深厚未棄帷葢顧臣跡遠何以得此祗拜盛命感極涕零跼蹐久之不敢繼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無復聰明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舉動艱難疾苦無聊伏枕待盡不避斧鉞再瀆冕旒欲

望聖慈曲垂天聽閔臣癈疾之久察臣哀懇之真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邦典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或消災沴少緩死亡仰蘄始終保全之恩不勝迫切控告之悃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俟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寳文閣待制致仕奏狀

臣昨於慶元二年六月内具狀陳乞引年致仕奉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内再申前請俟命兩年今月初四日

伏準省劄以臣陳乞引年致仕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與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者臣聞命驩喜
省躬震驚伏以先漢孝宣以增秩而賞良吏本朝列聖
以進職而勸有功而臣猥以顓蒙加之耄病晚會逢於
聖主首蒙被於鴻恩拔自庶僚之卑誕寘法從之峻七
十致仕蓋遵禮典之大閑再三叩閽始辱俞音之丕降
荷天地曲成之施全桑榆暮景之歸然非良吏而增秩
一階允為旣渥之數非有功而進職四等更出非常之

恩儻冒昧以居焉恐隕越於下矣顧回成渙以保凋年所有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祗受止乞守本官職致仕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奏狀

臣於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楊萬里歷事四朝年高德茂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懼措躬顛危臣一星卧痾七秩謝事荷上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數以勸歸不一而足

方涵天澤幽屏雲林未省何功誤蒙進律雖歷事四朝之久然初微半髮之勞沈緜騣騣良厭餘生之苦老誇憒憒敢承德茂之褒驟聞尺一詔之頒誕寘十八人之列顧寸心而有愧揆公議以何之深非政刑之勸懲正繫賞刑之當否恐此舉之踰甚爲公朝而惜之敢以凋年仰誇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欲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十日奉聖旨楊萬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省躬維谷伏念臣齒幾八十災亦頻年伏自去秋偶嬰淋疾當平居則似乎無事遇發作則痛不可堪慘毒甚於割烹呻吟達於鄰曲敢期聖主之念舊特詔徼臣而趣行禮有大經名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於道路而益榮顧犬馬瘁藏豈愚無益惟之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顧回上天之哀矜曲全小物之餘生須至

具奏以聞欲望聖慈矜憐追寢名命令臣仍舊官職致仕不勝懇迫惶懼之至伏候勑旨

辭免名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名乞聖慈追寢恩命於十一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惟一節以趨已違無諾之名再命而傴洊蒙有詔之溫心魏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下伏念臣半生往蹇薄暮時升自逢賡日之初寵肦芝檢首預客星之列誕寘玉階未瞻尺

五天之清光亟進十八人之遞直歲才更籥帝復賜環

拖紳荅揚奏牘祈免非有白雪之廟柱曲承紫渙之趣

行光武側席於幽人芬馨千載顏闔致詞於使者沈痛

一身情與願違涕隨言出須至再具奏狀以聞欲望聖

慈察臣老病之實赦臣稽違之辜特賜追寢名命以匃

餘生不勝震懼懇祈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公許之纓

而以朝仲尼之所甚惜招以旌而不至齊君之所必誅恩威兩隆今古一貫而臣退惟老誖仰辱招延屬以有采薪之憂遂違不俟駕之禮釋辜已幸進律何名豈其小人儒之微被以真學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幸免天下將以為失刑無于奐之功而示褒天下將以為僭賞致公朝勸沮之忝皆微臣瑕玷之由煩言必興萬死無赦敢懇迫上冒聖聰祈免誤恩以逃大譴須至具奏以聞伏候勅旨

誠齋集卷七十一

誠齋集卷七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記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堯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堯卿乃

克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高葬於成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牒亡矣問以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長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即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入人深也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

不幸也哉無有得因伏波之書而問之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争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為固蔕也未徙蔭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為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豈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歟不然權勢者必争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於禮當從祀堯卿既倡郡民作堂民争先焉事固有古於作

而今於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已之所自信而使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其年其月日當成予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詞曰憑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蕭其山兮道大路之石礟玉立萬碧光鮮兮造時回而修修居者勿肅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旋俛俯僂以明祀兮謂使君兮惠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守兮光風泛芙蓉之

旗

王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甚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者

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筮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曰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予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不下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

汝草木也則艴然而不悅此何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任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爲雨露而欣不爲霜雪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逋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爲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而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

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萬里記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楚之估則楚之羇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盖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

一縱一横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灘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灔澦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絶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覿則玉笥之諸峯也泝而顧則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壺若亭者時苦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

來其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樓於峽水之濵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於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淩烟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子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子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貧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

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庚元規謝太傅李太白輩非一丘一壑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遺乎抑譚氏之遺乎為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雁字彥濟次曰發字舟祥有母老矣其家陸闕祖光云楊某記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徽仲者翩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徽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諂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第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令主袁之宜春簿徽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取之韋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子言予於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為子計者不可不為守也世之君子門户失守而後以貲

貲又失守而後以田田又失守而後以書葢門戶有寒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遂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其書矜曰此其相之家藏也又以其書矜曰此其從官之藏也予視其識象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其相其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卒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書葢有可恃者矣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傳之朝奉公朝

奉公傳之徵仲徵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徵仲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義山禾水之秀氣當出相者三其信然即是氣也沈而不升黯而不光者幾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儻能俟之彦純益因以告予也

戊申三月旣望記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旣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競天下

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斲疾視孌邪畢
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嘆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
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爲
疽根弗𢌿弗薅我則滌除俾罔後灾首得奉新縣三鄉
寓稅之獘欣然上聞其明年將下轉運悉蠲除之爲三
十五萬錢有奇爲米若干爲帛若干命下而公已還荆
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
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新三

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於中間以致瞻迓之敬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果等率三鄉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種言德懷言民也於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首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於是民皆不悅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開興民之害則勇於敢闢除民之害則勇於不敢令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於是民始悅予曰亦公之恩也於是民皆大感

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也不可害也而覰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曰夜揺其所恃以忠其主是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悦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趯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説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實賔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益老且病矣折腰走堦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

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矣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水月亭記

予既宦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内美俊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向所志不同其行者往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即久要益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淳粹如吾友劉君彦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彦純彦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於吾鄉

則艱乎爾求斯人於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矣乎不彥純之為見七年矣余遞宿南宮同舍郎皆上馬去雁鶩行亦散隅窻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彥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想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獨笑也當予與彥純共學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掬池水弄霜月自以為吾二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以易此樂也雖有語之以今昔離索之悲肯

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夕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子盍賦之蓋侯志也詩既往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予官於朝以毋老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舟人忽掉柂回櫂望

溯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於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鸕鷀灣歷胥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居止若墻面偪阨仄塞使人悶悶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地之外有野野之外有峰峰之外有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隅水若來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峯若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悶悶者去矣予以呼家

僮未來假館於曹侯者朞月嘗從侯散策郡圃初登千峯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東北至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趨之庳宇敞而見之隘悶悶然復如在鸕鷀灣㝠口舟中時也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為新堂子豈識之乎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壞垣所偶跂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來衆賓者賔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日記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人既葬其父主簿於其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其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諉其友蕭如塤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貴者不加約苗乎貴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

窮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贛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尭

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邱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覦夫所謂吿身之丘乎皐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覦夫所謂賜墩之邱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好修自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令之墓乎顧以此為

記

霽月樓記

余頃官於朝得子叔祖彦通書諉余以名石井張氏之樓且為之記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彦通訊以斯樓何宜彦通又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於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余乃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觀詩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為萬象皆有新故無新故者月也故曰霽月焉及予為博士

於奉常時秋且半吏白余當祀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黄仲秉齋宿於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騷騷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數人間有也葢詩家之談尤信張君克剛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樓又勝絶予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澂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嚌其胾也人馳而我止我所偭人所向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羣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諗之誠齋以記吾所以記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澂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詞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歟

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會虎於劉子軒窗之前並驅於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掩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推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蓋身幽而名白似鄭子真鑑中而銖外似嚴子陵羣洿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澂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爲名禮

部年月日記

誠齋集卷七十二

誠齋集卷七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泳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廪而饔飧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

之多而不厭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修竹在左古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舊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

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至聲之而書書乎讀至乎悟則書之為我我為書矣不然度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何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為者窮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具為我問之年月日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遥右皆碧岑

前左紺溪水木曲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葢拙工為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類道旁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黙者四人納納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翫爐者其意遠攫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

其未見物也若吾子路未見夫子也由令視之所就乃
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為
此而不為彼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出此乎入庸
知其不由歟以寂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
之於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牽超然無麗
世味不能誘其中人憂不能戕其崖而況車服可得而
縻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早世而諸
孤不孤者有長吉之賢字壽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

吾長吉之似者

怡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為見見十月雪自長沙始也予既羇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舊然僵卧南軒之東牖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與祁魯仲來見詰朝

侯彥周又與予里之士劉炳先兄弟來見人事始擾擾
矣炳先一日約予與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好
學而又雍睦怡怡如也索筆為記書其楣間曰怡齋炳
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亟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宫
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矣又三年友
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且
促迫怡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彥周魯仲
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兄

弟四人在爾令侍講官八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遊之存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也乎炳先名孝祖弟繼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令五世云淳熙三年月日記

無盡藏堂記

永新縣東郭外右十里曰横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郭萬家刬壤為沚實以芙

葉布礫為逕夾以海棠為亭為軒以憩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馬德堅若不滿意者顧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屨循海棠徑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渚德堅卻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來杳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琴味昂尻庳美竹異樹不藝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而出勢若競鶩聲若相應若將胥命而會於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

散之不見膚寸羲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顛者蓋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追亡收逋而貯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年月日記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令乃得報且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葢山谷之貶宜州崇寧甲申也館於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向湫隘屋廬壞隤俎不成列拜靡届躬令侯庚止顧瞻而曠爰出其闉距城不遐得地洵訏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峯崛奇駿奔來庭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像是

祀是亭俯湖為閣於登於臨湖山清空雲煙高寒神則降集八士奮勉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拭既以清風名閣矣子學詩山谷者黴子莫宜記之予執書嘆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眊其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其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圄之也卒於所館蓋饑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援小人之資也

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與焉今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耳得罪奚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沒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煥休之則主賔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

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逢苟逢矣前後奚足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亦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公云淳熙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

興崇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為十里者七地曰烏村有寺巋然者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通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贊與惠崇者又作之殿閣遠

庖湢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安而居繼繼而不絶者二
釋力也釋海璐令居之璐良於醫得錢無所用獨用之
於其師之教所宜為者宮廬之欹傾佛像之漫漶既葺
既考既祓既藻則與其徒蘊賢潍計曰有寺百年而無
一卷非不耒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衲其軀焉而已
矣吾徒籍第令自箴自惜靡覥靡悔其若後之敏惠秀
辯求心問性者何於是傾橐之羸勸里之俠得錢如干
蘊賢乃杖竹屨草風餐露寐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於

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函者數十百承以耦輪幬以崇殿金碧煒煌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吒庶罔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璿因文士劉崇芝及吾外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於其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凾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經為怍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傾貲

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能辛勤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趼以附炎奔命以死權予無以詰因併書其語盎殿成於溥澌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已亥之春貲出於璐力出於賢與淮云是歲十月三日楊某記

愛敎堂記

富川鄒虞卿豐其室而歎其心曷歎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益亦競與其長如嘉禾焉既條既葉

蔚如其茂也其幼如穉苗焉既露既雨韡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蕺書於間歲聘良師以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愛教虞卿又介予弟延嶶請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則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愛之夫抑令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令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希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

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楮有璜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煡夫果俟於外乎哉令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其為虞卿光者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而出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為二三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哉虞卿名時舉年月日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太皇天壽千萬有開七秩是將咸羲黄登堯姒天齊日昇復無無極自商三宗周文武而下藐乎無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謂兹盛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閎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峻極鴻號對越大紫貽天同符親親老老流貤厥慶溥將有截以章表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棊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迴玉軸山輝華鏌揄狄命服斯皇邑里趨讙來賀塞門於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臣孚乃作新堂以

侈君賜以怡親顏以詒子孫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既落成屬其記之竊唯孚安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著替蔦制雪齧冰飲風宵漣如憂子無立孚念父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修以懌母懷則致身書林菑畬典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根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凡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聞必輕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困克用勸則摛張厥初刻石堂上

淳熙七年正月日記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粵産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産亦盛矣蓋自唐以後於今五百有餘歲粵産二人而止耳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

言大鄖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
希文排張堯佐比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
言用天寶之歎慶歷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
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
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耳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
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歎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
不遇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
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悟慨然嘆者矣郡博士廖

君德明庀職數月謁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予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饗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徂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帥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裒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守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必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其人江西彥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惎之曰毋庸往其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

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己以佚民癯己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埀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己之饑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庳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其人蟬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詞如陳杲御者如徐徹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期年政洽民懌其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

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觴其志移書謁予請記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則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永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

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予里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爲尺六十緯稱之爲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爲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顧介椿以請謁焉

其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没斯文絶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比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讐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丕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歷元祐之隆近古未

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不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人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為齊也後此千百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没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

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以遇沒而見祠比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令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為為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

生之徒黨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作斯堂而尸祝也其誰為也生而有為其不以凡而易彼乎楊其記

誠齋集卷七十三

誠齋集卷七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曰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寛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

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葢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暇者無事乎爾者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毋乃不事其事而强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暇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均也

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禪也下無以禪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蚳蠹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禪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

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録今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毁柴立父病既死承

弼籲天實絕願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産弟永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己田承弼受業於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王棣丞劉穀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為棺斂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庚其直鞠於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

分償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過糴活者萬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户外屨滿瓌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贊詩文詣之佐遣使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焞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孝行

節義宜在旌録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禮部
尚書臣雄權侍郎臣素員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
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
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
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藝以
嘉木云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記

范公亭記

廣德决曹掾官寺之睢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而小

若黝若輿若倉若哲若翼斯擘若味斯章若袨服巍弁之旋飭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之江彦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抒戒仲刻之趙君亮夫懋德啫亭之圯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之當公伏閣以死争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獄掾時抱爰書䟽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

則公之所易士之所難而況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傍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心韙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慼怒公者否亭之作者否損益云乎哉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廈屋雨風空穿杗桷叢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無所取貲怨瘖曰四隣東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若用之於横舍其可乃斷乃度乃陶乃斲乃墍乃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牆有户有楹有霤有唐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闓懌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

厚士亦卹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
而不內古乎故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修身而入至
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畧何如
哉今有琢玉於此弗琢焉雕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
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雕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
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
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礝也則表肖而裏不核故正心
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礝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

毀於埴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若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乎聖達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浩齋記

其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申追惟先志大懼霣墜以貽前人羞懸鶉捽茹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怨於九京矣其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其自少慒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

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其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益將天地之塞今齋居乃爾隘耶具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

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

先生諱建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已酉閏月十一日記

高安縣學記

筠之附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而已矣令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三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

咸集且樂且詠且有歎於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顔回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原憲之室茲廩之窶不窶於陳蔡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闕以九軌廓以千區鏞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子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顔羽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

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旣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本仁孫大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說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楊某記

梁谿尤袤書

清江謝諤隸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予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址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

老子之宫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髙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逺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顔魯公記之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説然乎否也未可知也淳熈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履乘興孤往至宫之西財數武閒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謂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

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於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令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乃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霤乃閣其上月扉風欞縹緲飛動若出天半仍斲大木乃架乃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置道士李惟賓鄧本度相與戮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

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勸余曰諾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飭厨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益其孤懷勝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初元九月日記

郴州仙居轉般倉記

嶺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民寠嗇氣厲濁蒸旱
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餫仰哺於衡菫菫靡嬴益具
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蠱厥龍六
六沿若激矢泝若躡磴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
舟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茲岸徒旅請粟自
此入郛復道山蹊犖确蟄足棘茨留行泥呻擔唏過信
乃達人勩費倍險踰於磧佔踰於羅猗歟令侯都公曹
公至無幾何旁諏博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瀨江之麋

一幣可抗乃諗州隸我來自東書笈囊衣不儥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十維艓維㢉七楹乃廡其前爰受米粟乃庸其環爰妥斯屋隸奉周旋於陸於川季春是經季夏斯成罔勝於官罔痛於民師飫且逸歌舞佚德郴山之石乃礫乃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僝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侵氓菜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事下二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甿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詞以告於縣尹曰丁君其可於是縣尹

具書禮及門三諸君既至興縣尹言于常平使者曰饑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毗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僦毗為工造舟為梁邐迤奔輳運木挽土日千其人剗刻舴艋二十有奇於鐵於石截維截堤橋成沂而望者若凫鷗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烏鵲之梁天漢而不沒也於是毗之捐者果瘠者澤

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淵為陵視水為岸視驚濤為坦途縣人録其役謁予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人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涉者其顇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饑吪饑吪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饑吪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

而邦畛始大利然邦畛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畛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忽紹熈初元十月二十九日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遊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云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横洲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乃迎夫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葢承平時

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
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
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
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
緲於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羣也如翠麟綠
耳競奔爭馳而不可縶也如安期羨門御風呼氣隔水
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追暇則徘徊其
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於敵人再葺之

紹興辛巳又火於敵人雨簾雲棟翦為荒烟野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令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艮齋先生謝公過運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獨存乃誅草茅乃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庳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厲於民又種萬松以繚其西北又藝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真之民士登而樂之相與謁予記之且曰吾

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非徒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侍府庚築溝壘訓兵戍虞疆場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賊悉縛致麾下姦慝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薦登倍蓰他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我淮土以詔予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記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甲朝廷視邦選使其重視姑蘇雲川諸郡云紹熙元年春皇帝咨於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閩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條既給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略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記焉非闕歟捐布三十萬召匠視戍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

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賛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烏得而易於是旁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為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去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於先生獨無情乎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者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為荒烟野草在廬陵之荒烟野草今為華屋物之廢興

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問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短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沒迨今百有餘歲矣堂之在頹者代為荒烟野草矣而斯堂自頹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令侯斯堂其能歸乎

然則天也亦人也旣為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具位楊某記

誠齋集卷七十四